

京報副刊

第四一〇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

星期二

應，控彼指捕事實，公然侮辱之罪。何得謂之「因細故攻訐」。

(二) 斧控黃君案截至北京晚報刊登該段新聞

然羣中是非，似不可以不明。故一再該死，敬乞破格代登，不勝銘佩。

弟王斧謹白，十五，二，七。

年級：高初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男女兼收
報名：二月七日起，至二十三止，二十四日在本校考試。
校址：東四北，船板胡同東口顯廟胡同二十四號。

文學會底性質 (下)

William Matthews 著 采真譯

這樣底文學會，辦得適當的時候，除了理智一方面底益處，還有旁的方面。牠是一個心情的學校，一個訓練和諒解的情感底學校。普通的相識與真正的友誼有極大的不同。你可以向一個人致敬，同他天天說開話的話語，但是關於他底性格，他底內在的趣味與情感，你仍是一點不知道，你僅僅看見他理智一方面；然而在聚會底絕對的自由裡，祇要談幾小時底話，你便可以知道他底心情與思想底寶庫，而且能夠探出他理想底高貴與心血底熱烈。有人會這樣說，我們生活中最大的發現就是這個世界原不像我們在青春底初次灰心時所見底那般壞底，這話是很對底。從青春到成人期是過「歇息之橋」。我們最初對於人生本來面目底經驗就像伊甸園裏底禁果底味道一樣，我們變聰明了，同時也感苦惱了。我們自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六五

然很願意再像從前那般操縱我們情感底秘密，不過可惜呵，我們每天都失却快樂的錯誤——動人的幻覺，再也不回來了。人們都講論並嘲笑我們底快樂的錯誤，直到我們變聰明了能夠受苦為止，這時我們同 Lady Mary Worley

Montagu 一樣地驚呼：「我是極端地不幸，因為我看出我自己一天比一天地聰明了。」但是最後我們底見解有更正確底時候。我們要從容地離開我們想像的樂園，而去賞識我們素日以爲不真實的人底好的特質，並賞識我們從前看得同苦難一般底勞工之必要。我們捨棄三昧境界而接收心滿意足，忘掉理想國中底靈河，而觀察現世底萬重的美妙——看牠底點綴着繁星底太空，羅布着島嶼底洋海，看牠底陽光與恬靜，看牠偉大的心靈底良善，爲我們的幸福同欣喜底緣故，牠從牠底心中長出樹木與花果。這種心情底教育——牠管保使我們滿意於我們底命運；固然我們嘲笑人生底苦味，但當人生底甜密來到時，牠引領我們去享受；牠使健壯我們底筋骨，預備像猛虎一般地在生活中搏扎——這種教育，我們相信辦得好的文學會能夠

貢獻。

交際到底是人底最好的教師。「自知」是 很好的格言；但是在斗室及廟宇內，那「自知」都不能圓滿實現，在湖濱底風景內，或在夕陽滿山底環象中，也是不可能底。少同旁人交往底人一定不免變成偏枯，受他定見底支配，這個有時轉到頭狂的地步。我們底偏見固定得像螺絲釘釘在什麼上頭一樣，但若把牠鬆動在社會生活底陽光與空氣裏，牠自然要化沒有了。獨斷的結論猶如街上的惡棍一樣，在街上走一天沒有不被人打倒了底，但是人若容縱牠袒護牠，牠勢必有成爲心思底暴君之一日，其實牠原是心思所產生底。那位「孤獨底詩歌」本莫滿 (Zimmerman) 變成一個瘋癲者原是極自然的事。曉得盧騷生平事蹟底，誰對於他爲歐洲底怪物同時爲人們底笑柄底事還大驚小怪

- 文學會底性質 (譯麥修斯著下) 采真
- 論初中國文教學法 (中) 彭基相
- 消息 學昭
- 改進平民中學的計畫 (上) 張雲
- 教授罵街的旁聽 敬仔
- 新中國的柱石七個半 李振翹

呢？當這位自稱為「山人」底，在瑞士山中獨居了多年之後，降臨大地，而且變成巴黎繁華區域底傀儡底時候，他底空想與私心絲毫不受拘束，幾乎到了癡狂的境地：這本不足為奇底。他有變態的聰明，他用牠，把他朋友休謨底和善的行爲曲解成欺騙與嫉妬底証論，他底有空想，使他相信他後來當了金尼瓦（Genève）底鐵匠底時候，他是全世界的逼迫與禁令底目的物，並且不僅是哲學家，而且連歐洲底君主都聯合起來壓倒他，——這些都是寂寞與孤獨生活底結果。

個人的誦讀與研究對於教育當然是必需底；一位學者打算要測量某種科目底淵深，他必須，躲避娛樂，終日勤苦。孤獨底本能也同旁人的本能一樣，有種存在底目的。對於性情古怪騷嫩底人，要防範環境他底平常的世界，至少有時是絕對地必要底。哈莫敦（Hunerton）先生在他底「理智的生活」一文裡，正提到這個，假如雪萊（Shelley）不曾厭惡普通的社會，他底思想底創造性恐怕不能有這麼好；平庸人——大都是過半數底——底勢力一定暗地裡破壞他想像底無比的與特殊的細膩，而我們得有詩中不可摹擬的精髓，全由於這種想像底編織底緣故。這位哈先生又說，米爾敦寫「失樂園」，不是在他看見大部分底世界底時候

，乃是在他失去了健康與目力之後而且他底黨派完全失敗，於是不得不遁世底時候。彭陽（Pensée）也是正在煩悶的囚禁裏那幾年，寫了他不朽的「天路歷程」。沒一個有學問底人不讀實的森拿克（De Senancour）這句話底：「在塵世裏，一個人祇活在他自己這個時代；在孤獨裡，他活在他所有底時代當中。」但是談話對於高尚的教育與默想是一樣地要緊。還有一個圖書館或讀書室內，四周有陳列得很好的可愛的書籍，在那書籍裡，像在玻璃瓶內一樣，儲藏着世界上大人物底寶貴的生命的心血；或是，藉着時代底縮影——新聞紙——底選擇，可以知道這世界底熱血是怎樣流行，進步底車子是怎樣在大路上隆隆地前進；這固然是很爽快底。手裏拿着裁紙刀，涉獵上月各種雜誌底目錄，裝滿了當日最新穎的智識：這也是很爽快底。但是還有比這個更快活底，就是同活看底人交往，他們底談話裏充滿了書中所載底人底成熟的生命，他們已在文學底各種園地裏遊玩過，並採了最精彩的各種花，羅列起來，專為喜悅你。誦讀是一種偉大的愉樂，但是太孤獨了。拜倫說：

誰願得真實的快樂，必須與人共享，幸福原是生自雙雙。

泛論有說，這是很實在底；對於文學的享樂這更是加倍地真實。最圓滿的教訓與最圓滿的快樂，從沒有單獨出自書中，除非我們把由書中所得底意思同旁人自由地討論一過。

人底智力需要習練，同體力是一樣底，而且對於習練底深澈的享樂也是一樣底。強健的腦筋喜歡動作與比賽。牠愛好同一個同氣的人相見，他也從同一的著者吮得甜蜜，並且有一種滋味底享樂，他已經得著著者底精髓，他把那精髓當做葡萄汁看待，不摻上莖枝與皮殼。談話是一種消化法，對於一個保存許多書籍底人底腦筋，是絕對不可少底。一個裝滿書籍底頭腦必須說話，不然，他就要得「腦胃病」。試看威爾遜教授！他是很好運動底，他底心智也像身體一般地好運動，他不說話便活不成。在大庭廣眾中說不盡時，他在吃飯之後底時間內還坐下自言自語；在那個怪調的「深夜」（Noce. 此書即 Andrew's Night. 是一種談話體底論各種題目底文字，多半為 John Wilson, 即 Christopher North, 所著，載於一八二二至一八三五年黑林雜誌即 Blackwoods Magazine 內。譯者注）一部書裏的昆斯（De Quincey），哀推克牧人，同一些旁人底加入這種想像的談話，這種談話傾瀉出他整個活潑豐滿的心思，而這種心思要生出智

學界的三魂

奉答陳通伯先生
什錦獨白

魯迅新女性二月號
劉復 慈母孝的原因
大閑 姤非女人美德論
系諸君 禁慾思想的由來

章次山
廖錫琛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發行所

猛進

時事短評
一，何不速驅走段琪瑞呢？
二，無聊的話

（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李玄伯
水音

第四期

反日俄出兵東省大會通電
反日俄出兵東省大會宣言
北京國家主義青年團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通信處：北京大學取發課轉

第十期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號房游費社，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寶宴華樓，琉璃廠，公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個月，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想與想像底火星，必須與旁人底心思互相磨觸，好像火石得同鋼鐵相抵擊一樣。這部著名的「深夜」從頭至尾底才思，談話，深情，詩歌，學問，表明這位著者北先生（Christopher North）從來沒有像在同人底有文學的談話時，同和的對手的對戰時，為自己同氣的友伴底愉快及教益之故，傾出他底美妙的思想時，那般高興，那般新穎，那般精明活潑。

哈密敦先生（Sir William Mitchell）

慣於說，一個人永遠不明白某件事，除非他用口齒，或是藉着著過幾種一過。有許多作家說得比寫得好，也是很實在底。哲學家告訴我們說，學問底價值就在自身，牠是牠自己最大的收穫。但是經驗告訴我們說，學問不到我們應用牠的時候，便不是學問，——不到我們把牠用在口才底統治之下的時候，便不是我們底學問。個人的論調使一個人裝滿了知識，不過若沒有談話，他底心思就要變成一個沒有出路底水坑，一大堆有省的停滯的東西。學問底收穫光藉着個人的研究是不夠底。談話底風必須把牠掃，把牠掃給吹走了；然後智慧底潔明的，粒塵可以修成起來，為自己用，或是為旁人用。那末，儘讓我們談話罷，我們底談話可以以做一種真實的消遣，讓我們以同情底精神談罷。這樣底精神在尋常生活交際中便可一個一個地過得見，但是一個腦筋若是全部地活動時，牠須要同大隊底人對學才成，光是見着兩個偵探是不行底，所以這種會必須將專業與興趣極不相同底人聚在一起，好像磁石吸引沙土中底鐵屑一樣，那末，他們心思底磨觸可以擦去牠們底塵鏽，並給牠們銳利與光澤。

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論初中國文教學法

（續） 彭基相

三 教材

在新學制「初中國語課程綱要」裏將教材分為兩項：一為精讀教材，一為略讀教材。在未討論什麼是精讀的教材與什麼是略讀的教材以前，我們可以先討論選擇教材的標準。關於這種標準，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我以為不外下列二項。

第一要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從前的教員不懂得兒童心理與教育心理，所以他們所選的東西，不是偏於主觀的嗜好，就是拘於學校的定章。因此抱着一本中華書局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死教科書來教學生。這樣學生焉得不「有的在講義傍邊放着一本英文教科書，自己在那裡閱讀；有的低着頭做他的算學題；有的女生還在褲下面打手工；有的偷看小說；有的精在睡

着了」。《教育雜誌十六卷四號朱經農作對於初中課程討論。》所以選擇教材，第一要注重興趣。中華職業學校列舉國文教材之標準有六，在這六條中第三條為「有文藝價值倘有興味只以欣賞者」。《新教育，國文教學特號，孟憲承作初中讀書教學法之客觀研究。》我覺得很可以給我們做參考。

第二要能補助學生的智識。從前教材的選擇多為古文，因此亦多偏重於形式方面。如商務出版的許國英所選的國文評註讀本中的周樹德漢高帝論，薛福成海瑞論……對於學生智識方面，可謂毫無裨益。近來沈仲九孫慎工二先生合選的初級中學國語文讀本，對此就大加改革了。他們所選的文章中，許多是問題的文章，因此很能幫助學生發想，獲得智識。不過這個選本裏面有兩個大毛病：一個是關於思想方面的文章有許多選的大深，在初中實無法可講；一個是關於文盲有文藝價值的文章一篇都沒有選，而所選的國語文藝作品也不見得篇篇能讀。所以以為在初中國文教材的選擇中，要兼採智識情感兩方面的東西，不能各有所偏；並且要顧到初中的程度；而後方可達到我們上面的三種目的。

選擇教材除上兩項標準外，還有一項就是國語與文言分配的問題。這一項有人極端主張

零售大洋一角

（田）和平話（黎錦明）我對於德（谷）
 （編者）不平和的供力（張資平）卷末
 （）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爲法）
 靜晚（袁家驊）

（2）克里米亞

- 1. 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
- 2. 學門
- 3. 花胡同北新書局
- 4. 後門內景山書社
- 5. 漢花園大北出版部售書課

期四十四

醉酒之後（創作）
 「唱國歌的哭聲」（東京來信）
 「哭聲中唱國歌」（北國消息）
 通信處：儲庫營五號
 章山
 繆崇華
 姜華

面，搖曳着伊那微細的光明：這微細的光明透進各個鄰近的寓室裏，從一個一個破紙縫裡，輕輕的喚醒睡沉睡着的朋友，在夜的陰沉的後面。

煤油燈光所及的紙糊的四壁，都是白稀稀的；那些書本，那些椅凳，消失牠們奮興，寂寞的掩埋在這夜色裏。遠遠的曼長而且懶懶的打鐵的聲音，及小熱昏的錯誤而輕微的唱聲，沿着這一條荒涼的街道，穿過了這短短的旅程，來找尋這些困倦的客人！

再沒有電話機的特然的吵動，茶房們的熱鬧的話聲，慢拖拖的脚步，不會休止的在走廊上。煩噪，響亮，最後的沉重的敲聲裏，他們自答了他們的疑問，說道：「原來我們的時間是這樣過去的。」

這是一個怎樣給我過去的時間！我思索這一個不能自答的問題，如返舊夢，黃昏，黃昏，短促的一生，能銷幾個黃昏！

曉露如霧，籠罩着這大地，寥落的街道凝凍在寒寒裡，拐角處，站立的人，全神傾注着的是遠處，耳中的是叮噠的鈴聲。

電車裏，斜角坐着一個小夥計，他將他的蒲包放在膝頭，而手却是拱着的。他的頭垂着，我疑心他的眼光是不離地守着這蒲包，但蒲

包當車的振動而搖搖時，他却打了一個呵欠，兩肩聳一聳的，掉首向窗外。

小學生們很敏捷的跳上車來，坐下，又連忙的伸出左手換取他的書本，往衣袋裡去，賣票者報之以極人情的微笑。

望到窗外，漸漸升起來的朝日，四邊是淡淡的紅霞，紅霞漸淡，朝日的光更閃爍了。本來是無目的地憑靠着窗，暗誦着詩詞的斷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迹。」「擾擾馬足車塵，被歲月無情，暗消年少。鐘鼎山林，一事幾時曾了？」一事幾時曾了！似乎再也不感得這旅程的最後的完結是很迅速的，而回顧車中，剩得稀少的乘客，正如車外的破落的屋宇似的，一樣蕭條。

走下車來，立着，我像，我想是遺失了什麼似的；向車裏注視，而且向自己搜尋：書，手巾，這些是最容易遺失的，我深恐遺失將使我感到永遠的缺乏了。然而沒有；牠們很安靜的在衣袋裡，在夾着的。我開始再移動着脚步，從回顧裏，我悵悵地喊了一聲：「呀！北京！」

向晚，夕陽照着的陶然亭的一小角，望去，是透過松樹的後背。沒有了蘆葦的淺溝，薄薄的結着冰，麥秧嫩綠的，遠處成一帶，難道

春光已透進了這一片荒涼麼？春光是在來了，想不是去年的春光？想世間是沒有明天的人生，宇宙是沒有過去的真理，怎能有依舊的春光？

在郊原上，步着而唱，唱「唯空谷寂寂，有幽人抱真獨……」以至「天淡雲間」，我想從這些歌聲裏，將提起了我沉潛着的舊情罷！然而這正如天外的浮雲，爲沒有東南風的吹散，而這樣地散漫，斷片的，接連不起來。我努力的想像，在歌止步停的時候，這個想像彷彿是在中午飯後凝思昨夜的短夢，不知往何處去追尋究竟！翹首向天末，夕陽如火般的照在冰凍的薄冰上，閃閃地發光，雲山是渺渺的，和着我的歌聲，有那棲息在墓旁枝頭的老鴉們。夕陽已辭去了，留着的惟有蒼茫；光明是與歡樂一樣的短促，漫漫的黑夜與無名的悲酸占去了人生之半。

一堆一堆的墳墓，更深一層的伏陷而埋葬了。這郊原邊的白牆新彩而鑲着藍色，圍起來，望不到這裏面是些什麼，但除了住屋，或者是未來的墳墓。——是完結一個人的歡樂與悲哀，埋葬着，沒有再可以開掘的時候。

聽！Lena，這是什麼聲響？

老鼠，蠟子在壁上爬着。
呀！我怕——鬼！你來罷！

鬼！怕——不怕？

「怕——」我抬起頭來，想在屋角牆壁找尋老鼠與蠟子，但這個煤油燈光所及的紙糊的四壁，都是白稀稀的，淡淡的，含着無聊的淒清的笑，將這封信，將這日記，將這繚亂書，一并收起，眉頭，心上，眼前，一切，什麼都是白稀稀的，白稀稀的，淡淡的，淡淡的……

一九二六，一，一七。

改進平民中學的計畫

張雲濤

二月一日在平民中學演講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方才陳筱莊校長稱讚我的許多話，我實在不敢當。前次承諸位歡迎我，至今尤覺感念。今天又得與大家見面，覺得十分欣慰！在上次的會上，大家覺得很快活。今天會上含着有點離別的意思，心中不免難過。一因為陳筱莊校長從今天起，將校長職務的重担放在我肩上了。他對於校長職務不負責任了。大家對於他的走，當然難過。一因為寒假在即，大家不久分手，心中不免難過。然而陳筱莊先生雖然辭去校長職務，他還是本校的董事，對於本校一切的事，仍是要負責的。好

在寒假為期有限，三個禮拜之後，我們又快來一羣的，所以此時用不着惆悵。學校照例有個結束。在這個時間內是從新計畫下年的事體。此時是結束的時候。同時也是計畫下年的校務的時候。上次我對大家所說的那四種意思（一養成學生平民的精神，二養成學生有辨別真非的能力，三使學生達到共同生活的目的，四以人格教育養成學生具有完全的人格，）大概是關於辦理本校的目的，今天我要和大家簡單談談寒假開學後辦理本校的計劃。

我并不是是一個學問深遠的教育學者，也不是一個富有教育經驗的教育專家；我是一個喜歡努力創造事業的人，我是一個喜歡辦理中等教育的人；我在教育界雖然服務已有七年，沒有別人批評我大不對的地方；但我所得的那一點成績，不過是日積月累的經驗，和我的朋友们因為我肯向他們請教，他們肯幫助我，故不至於大錯。然而我究竟不是一個專門研究過教育的人，現在要我來充當這個素有聲譽的學校校長，尤其是來做教育專家陳筱莊先生的後繼者，心中實在惶懼！不過我一定要努力本校校務，使學校能漸次發展，使我的惶懼慢慢地減少。

這個學校自陳筱莊先生當校長以來已是有聲譽的了，內容也很好。我這次到這裏來，

只要「潛規曹隨」就夠了，用不着如何大改革。至於小小的改革也許是應當有的。但是我所謂小小的改革也許前已經想到，也許曾經辦了。我所主張要辦的，如果從前已經辦了，那嗎我就可以努力繼續辦去；如果從前沒有辦過，我就要來試試。我對於本校的改進的計劃，大約可以分成三方面說：第一是教學，第二是訓育，第三是設備。

（一）教學。現今教學的方法，真是日新月異，從前的三段教學法，五段教學法已經過去了。近數年來最有名的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社會化的教學法正風起雲湧，以圖改良舊式注入之弊。每一種方法都有牠的優點，同時也有牠的困難與缺點。要找一個完善無瑕的教學方法，宇宙間是沒有的。再則一種教學方法應用上的效率的大小，不純粹關係那種教學法的本身，運用方法的人最有關係。教員甲的才能與習慣也許宜於道爾頓制而不宜於講授，那麼，他在道爾頓制的學校是良師，在道爾頓制以外的學校，就不是好教師了。教員乙的才能與習慣也許宜於班級講授，在道爾頓制的學校就不一定是良師了。一個教員大都善於一種方法的多，兼善利用種種方法的少。所以一方面要採用各教員平日最熟最精的教授方法，一方面按照教育界的趨勢採用最新的教學方法的精神

時評
（一）國民軍將領的兩通電
（二）反日，反俄，與反日俄

現三「佛佛」的悲哀

時事短評（松）（雪）（清）（翰）（皓）
這幾種法令還不廢止麼？
陶孟和
王世杰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屠川白村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的論文。著者說：「象牙之塔」

胡國光新書局報資每份銅圓四枚外埠洋二分預
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運郵費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詩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趙景深
趙景深

北新書局
北新書局

來件

「讀」窮漢的窮話」閒話

蔣光赤

谷風田

。不過我主張採用一種新方法須具下面的態度：

第一，仔細觀察這個方法運用時的必要條件。

第二，注意學校本身原來的狀況。

第三，注意教員原來的習慣與專長。

我們現在常聽得教育家說注入式的教育不好。注入式教育的不好，由於他抹殺了學生的個性，學生的興趣，與學生的自動能力的偉大。這雖是應當改革的。但是，不用注入式的方法，採用那種方法呢？道爾頓制好，社會化的教學也好，關於我們都有難行之苦。學生同教師都是習於講授式的教學法的，一旦反其道而行之，總枉過正，結果難望良好，自是不卜可知的。當今的要圖，在一方面注重學生興趣與個性，注重學生的自動能力，一方面注意教員的長特，和他們所習慣的講授方法。這可以去掉完全注入的毛病，擷取自動的精髓。這方法的具體辦法就是把講演解釋的時間減少，把學生自己學習，教員從旁監導的機會加多。凡比較難的，綜合的，系統的，均由教員提綱挈領為學生講解，凡比較容易的，瑣碎的，均由學生自行學習，同時教員加以監視。這種方法經教育學者的發明，歐美各國，已試行有十餘年了，試行的結果，弊少利多。所以陳筱莊校長

去年暑假後把牠定為本校教學方法，我們簡章內既已明白宣佈，我們要切實的實行去。監視自習制又稱自學輔導制，其意義就是在教師監督之下由學生自動的學習。這種方法介於班級講授與道爾頓制之間。中國的中學對於班級講授的習染是很深的，如果要完全拋棄講授，而採用道爾頓制，較為困難，用這種方法慢慢走入完全的自由與自動，我想是適中的。尤其是適合於中國的。還有一層意思，無論現代何種教育制度，沒有絕對好的，完全在實行制度的人，是否肯完全負責任去做，若是教師肯用全力教育學生，制度雖然差一點，學生得益處，仍是不小；若是教師不肯負責，無論什麼好制度，都是些空理，空談學理，是沒有用的。所以我要貫徹我的主張，本校下半年所聘請的教職員都是熱心教育的，對於學校，有犧牲全力來負責的，我相信下半年對於本校規定的監視自習，必能實行的。（未完）

教授罵街的旁聽

敬 什

這篇文章（其實是屁話），要是早一禮拜寫來，或許倒也可以湊些熱鬧；不過那時人家似乎正氣得眼裡冒煙，你（不是讀者）還來插嘴說乖話，不怕人家道你有意尋開心麼，所以忍住了。

平心來說，周氏兄弟和西先生，因女師大問題，主張異致，一年來熱諷冷嘲，鋒針相對，是非問題，我是不曉得的，光就「罵的藝術」來說，明鎗暗箭，原也旗鼓相當，誰也不輸了誰一着，誰也沒讓過誰一下。設或有人看得技癢，或說是代抱不平，要來參加作戰，這原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能過問，便是徐志摩如果高興一心要捧西澄，至如西澄之捧章士釗一樣，也是他的特權，不由我們管得。只不該明明是左右袒，偏要以超然中立的公正人自居，彷彿是利用中立的地位來作掩護的工具；自認為「不會走入是非旋渦的」人，自認為在遠處看得見「黑漆一團」的人，而說的竟還是「是非旋渦裏」，「黑團」裡極地道的話，這就不能不叫人看了惡心。

本來交情的深淺，及常見面和常見面，人們的關係，固然是有的；然除此之外更有什麼意義？不料批評是非，這也有了份兒。自然，自己既是公正人，不能與公正人常接觸或竟不見面的，那裡還有好的道理？而且壞了的，一定是條件都要壞，意見不同人格也就破產，藝術更不用說，尤其要跟着不高明起來。是有「神秘的耳朵」能聽「無聲的音樂」的詩人看不入眼的作品，那自然看完了，只有消遣糟應

該去的字紙發裡去的；不過我以為還要這一看不也就多餘麼？

在先我以為這回西先生要與周氏兄弟過不去，兩造是勢均力敵，真能相上。現在經過公正人說過，原來不然；一造是強者，一造是向來孤單的。你看強者，多麼可惡！孤單，多麼可憐！我記得幼時，五弟與六弟打架，一齊哭訴到祖母跟前，各有是非，長短，祖母無所可否；六弟說：「我是小的，病還沒大好。」於是祖母說，「是的，他小點又病着」，便斥退了五弟。現在既是一造是強者，一造是孤單，按「恃強凌弱」，「乘寡不敵」的原則來講，社會的公評，還不該同情於弱者麼？況且據說劉半農又兼負了「弱」女子，而魯迅也會刻骨鏤心地罵過郭沫若詩的「可憐」的學生；這都是恃強凌弱的好証據。

原原是以狼為原則的；所以「青年叛徒的領袖」，「沒有勇氣做人」，「趙子昂畫馬」，以及「刑名」，「刀筆」，「惡車」，「泥缸」，不特不知剝薄尖利，而且可以慶祝「屈的藝術」之成功。若是被人家侵犯了一言半語，也能騰跳到半天空，刻骨鏤心地罵得一個體無完膚，那才不愧為「也是不好惹的」啊。說到做官問題；做官雖不犯罪，然而總是該罵的。除非你做到總長，那就又當別論；

王斧謹白

侯開先生大鑒：

不幸止於「小區區」的僉事，自是活該挨罵。何況當世凱時代，就做了官，「不事汗君」，「那無道則去」，這個道理還不曉得麼？

且談到這場筆墨官司的發火點來，那自然是「女學生可以叫局」這句話說的是誰的辨白了。姑且不必追問到底是誰說來，便是先生們却有與會研究這個問題，真的言不及義，也太難乎其羣居終日也矣！還幸我不是一個女學生，若是也是個女學生，而且是在北大上課的，那麼聽講西洋文學史，聽到「法郎士什麼女人那愛」，忽然想到，在講的先生是曾經對於女學生可否叫局問題，有興趣而要親自考他一考看看的，教我如何再敢上學呢。

新中國的柱石七個半

李振剛

（第六六六票。本刊發表選舉票說明之九。）

一九〇六年，巴黎某報，發表選舉十九世紀法國最大的偉人，以常人的心理推之，當選者必為拿破崙，而結果柏斯特（Louis Pasteur）竟以數百萬票居第一。

吾們貴國人的心理，祇崇拜尚空談的文士，有勢力的武人，對於科學家與科學工業是不注意的。學界所奉為神聖的蔡元培，當其接辦

北大時，首即取消工科，並對學生演說，你們如果要求實用，不妨到工業學校去，北大是研究最高學問的。承他提倡不能實用的最高學問，製造許多洋八股先生，弄得股氣滿天，科學掃地。又如以科學相號召的「過激派」，如李在將覆，「實與科學工藝，亦不合時宜，而陰薄之也。」他們既主張不與帝國主義者協安，又不製造科學人材，將來建國一東方大國，是汪精衛擔任呢？蘇俄雖是「劣等文化的國家」，却還有幾根半好的機關槍，看他們雖然能作歐亞的長途飛行，便是一造是強者。連半根機關槍都沒有，如遇帝國主義者進攻，試問用什麼去抵禦？廣東那幾個學生軍，真個能同帝國主義者對仗麼？祇要帝國主義者把「死光」的開關一關，就以上請他們見王。閑話少提，待我舉出幾個理想的柱石來。

- 一，孫文。他已經復活了。
- 二，A君。電化中國時的總工程師。
- 三，B君。昆蟲學家，中國農業改進者。
- 四，C君。電機槍電機砲發明家。電機槍砲發明後，一切毛瑟槍迫擊砲都成廢物。
- 五，D君。潛艇專家。他於潛艇上配置特別死光，可於二十四小時內毀滅大英帝國艦隊的全部。
- 六，E君。航空艦製造者。
- 七，F君。國民政府衛生部長，國際醫學會會長，癩病（孫中山死於此病）原因發明者。
- 八，吳稚暉。他三十前更相約不看中國書，現在還口口聲聲提倡科學，實是將生口中之唾沫吐到我半票，希望他將來擔任國民政府的工作時，真個把那些烏中國書，去到東坑三千年。

國家與教育第三期目錄

國家主義與教育之新生命（三）
中華民族及其教育
教育不應空談本能
大學教育之新論
當乃○
射初
安